



尾崎秀樹（本書作者） 文藝評論家、日本文藝家協會常務理事、現代中國學會和日本文學協會成員、大眾文學研究會負責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於中國臺灣省。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科肄業。曾任新聞記者。一九五六年開始從事寫作，著有《近代文學的傷痕》、《大眾文學論》、《日本式市民的宗譜》等書。

三十年代上海

〔日本〕
尾崎秀樹
著

尾崎秀實



內山完造



魯迅



史沫特萊



夏衍



《大地之女》



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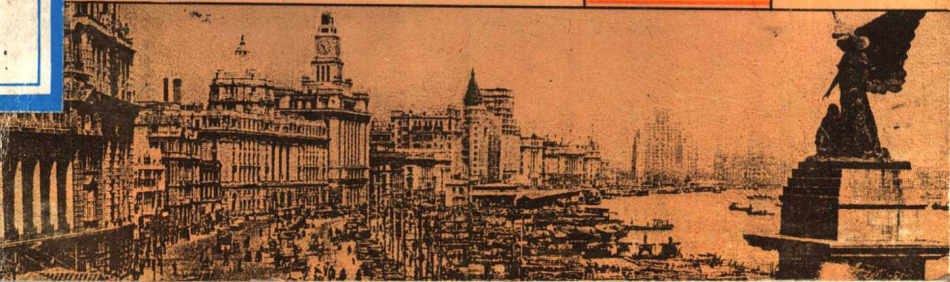


佐爾格



內容簡介

三十年代，日本進步記者尾崎秀實來到上海，本書就是根據他與魯迅、史沫特萊、夏衍、柔石、山上正義等中外進步文人的交往及其一系列社會活動撰寫的一本回憶錄。該書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活躍在上海的中外進步文人的群像，展示了日本筆下的「四·一二」屠殺等



三十年代 上海

日本 尾崎秀樹 著 賴育芳 譯

譯林出版



(苏)新登字第008号

〔日本〕尾崎秀树

上海1930年

据日本岩波书店1990年2月版本译出

三十年代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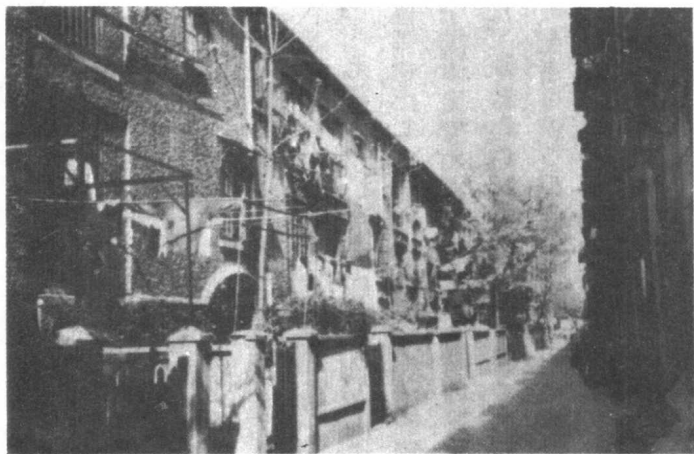
〔日本〕尾崎秀树 著 赖育芳 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如皋印刷厂(地址:江苏省如皋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版次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00 千 印数 1—13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159-1/I·67
定 价 3.7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尾崎秀实在施高塔路上的旧居（左）



尾崎秀实和女儿在上海



鲁迅在景云里23号家中

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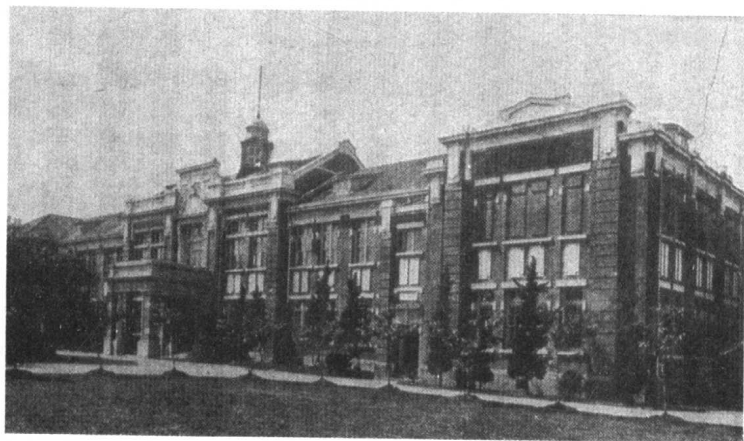
鲁迅和内山完造（1933年初夏）



《大地的女儿》德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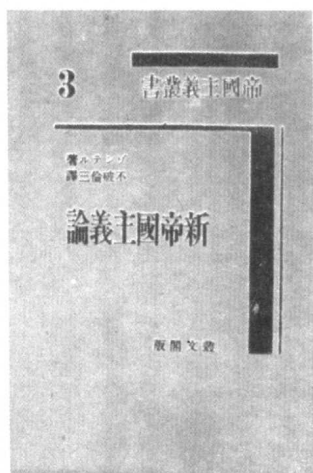
日本人俱乐部



东亚同文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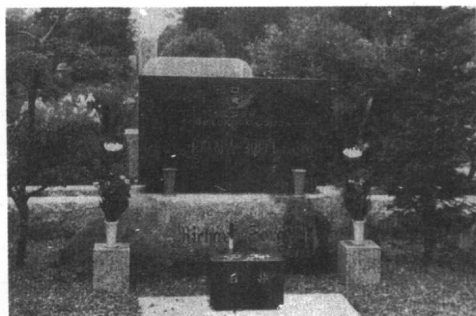
李希阿尔特·佐尔格



《新德意志帝国主义》日本版



佐尔格的党员证



佐尔格之墓

中 译 本 序

杜 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国际上法西斯轴心正在联结起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正在逐步形成的年代。

当时中国的反动政权，也对我国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为了支持我国革命力量，国际上一些革命知识分子，自动地组成了一支隐蔽的“国际纵队”，冒着危险，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是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尾崎秀实等人。

这些光辉的名字，我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尾崎秀实不幸因佐尔格案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部法西斯杀害。

本书的作者尾崎秀树是尾崎秀实的兄弟。秀树对其英雄的兄长，为国际革命力量所作出的贡献，十分景仰。于是在二战结束后，几乎用了他全部精力来研究佐尔格事件和尾崎秀实的革命经历。

秀树是我的老朋友，曾多次来我国调查尾崎秀实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当事人均已谢世，现存的少数人，也均已年迈，许多都记忆不清了。

这本小册子，就是秀树通过大量极其艰苦的工作而得到的尾崎秀实革命一生中的一个部分，材料反映了他和鲁迅、史沫特莱以及我左翼作家们的一些情况，极为珍贵，对我左联史料，有参考价值。

秀树去年访华时说，如这本小册子中文译本出版时，希望我写一短序。今得李景瑞先生来信，知道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因此就写了这几句话。

1992年元月12日

译者前言

三十年代的上海，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与我展开着你死我活的搏斗，即在军事上和文化上进行“围剿”。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学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为据点，向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段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本书通过日本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当年在上海的一系列活动，特别是他跟鲁迅、史沫特莱、佐尔格等中外知识界人士的友好交往和革命友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段历史。书中以大量史实再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抗日民族运动的逐步高涨，描写了“左联”的成立过程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的疯狂镇压和迫害。而介绍鲁迅战斗、生活情况以及史沫特莱进步活动的内容尤为丰富翔实。其中不少是迄今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读来令人感动。

作者尾崎秀树于1928年生于我国台北。1946年在台北大学医科学学校就读时中途退学。他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佐尔格事件”的牺牲者之一、日本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的同父异母兄弟。战后，他为弄清“佐尔格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并写成了多部著作，如《活着的犹太》、《佐尔格事件》、《佐尔格事件

与现代》、《佐尔格事件与中国》等。本书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一内容的作品。

本书根据岩波书店1990年2月版译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作者尾崎秀树先生和在日研修的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家李德纯先生的指导，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1年3月于东京

尾崎秀实小传

尾崎秀实（1901—1944）昭和初期（二、三十年代）日本通晓中国问题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曾用笔名有欧佐起、白川次郎。1901年生于东京。父亲是日本知名的报人、汉诗诗人。生后不久便到了其父的赴任地点台湾，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在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25年毕业，继续留在该校研究生院，专攻劳动法。1926年进朝日新闻社，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38年。其间到上海分社工作过四年，加深了对中国的关心和了解，并跟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有来往，协助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则组织了抵抗运动。辞去朝日新闻社的工作后，成了近卫内阁和“满铁”总公司调查部的非正式职员，提出日中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致力于寻求两国的和平道路。

1941年，在佐尔格事件中，与李希阿尔特、佐尔格一起被逮捕。他被视为由佐尔格组织起来的谍报机关的一员，被控犯了违反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和军机保护法罪。实际上是因为他进行了反对战争、谋求和平的活动，他是被一心想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国家权力所镇压的。

1944年11月7日，与佐尔格一起被处决。他至死仍相信新的时代必将到来。他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战后以《爱情

如星光闪闪》为题出版，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书中包含了作为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尾崎秀实的心愿，他尽管被下狱了，却仍然不屈服。他的著作被汇集为《尾崎秀实作品集》五卷。

目 录

中译本序	杜 宣	(1)
译者前言		(3)
尾崎秀实小传		(5)
序 章	到上海去 1928年11月	(1)
第一章	朝日新闻上海分社 1929年	(6)
	新的生活	(6)
	在上海的日子	(12)
	内山书店	(17)
	鲁迅在上海的生活	(23)
第二章	跟史沫特莱和鲁迅的相遇 1930年春	(31)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31)
	尾崎与史沫特莱	(36)
	左翼作家联盟	(42)
第三章	左联的群象 1930年夏	(51)
	左联的人们	(51)
	左联全体大会	(61)
	庆祝鲁迅五十寿辰	(68)
第四章	学园斗争与日中团结 1930年秋	(74)
	东亚同文书院	(74)

日中斗争同盟.....	(84)
龙华大屠杀.....	(89)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 1931年秋	(98)
李希阿尔特·佐尔格.....	(98)
佐尔格在上海.....	(106)
抗日运动的高涨.....	(112)
没有结尾的一章 1932年 1 月.....	(120)
后 记.....	(127)
参考文献.....	(128)

序章 到上海去

1928年11月

到达上海

尾崎秀实调到朝日新闻上海通讯部(后改名为上海分社)工作，来到中国大陆，是在1928(昭和三)年的11月。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大阪朝日总社的中国部工作。

当时，日本邮船、大阪商船自不必说，连“山下轮船”、“大连轮船”等几乎所有的船舶公司都开设有定期航班，特别是长崎至上海之间。更有“长崎”号和“上海”号往返其间。尾崎和他的妻子英子两个人，选择了去欧洲航线的轮船。虽说是短短三天两夜的旅程，但至少也要在这几天当中好好领略一番悠闲自在的船上旅行的滋味，这也反映了他内心的一点点奢望。

从神户港起航后的等三天下午，船只溯长江而上，进入黄浦江。

当时的感受，在事隔16年之后，尾崎才在从狱中写给妻子女儿的信中这样说道：

“滔天曾经写道，他第一次溯长江而上进入上海时，不知为什么感动得哭了，这我也有同感。最初进入

上海时的感动，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感动之一。——杨子，你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乘坐着不是渡轮的船只，从神户出发了。当时我们还坐不起一等舱，只能坐二等。英子容易晕船，不能像我那样精神抖擞地饱尝乘船旅行的乐趣。”

（1944年3月23日）

所谓滔天，就是那位曾经帮助过中国民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他于1892（明治二十五）年5月，乘“西京”号从长崎到达上海，时年22岁。

“……航行两天，可望吴淞之一角。水连天，天连水，宛如云彩连着陆地，陆地浮在水中，此乃中国大陆是也。这便是我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第二故乡。随着船只进入港口，大陆的景致尽收眼底，余之感慨亦随之益切。余立于船头，低徊顾盼，最后终于落泪。却也不知何故。”（《三十三年的梦》）

尾崎在初审时就已经被宣判为极刑。他读了外面送来的滔天的《三十三年的梦》（大概是1943年文艺春秋社的版本），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激动心情的同时，脑子里肯定也浮现出了在那里度过的日日夜夜。

正在觉醒的中国

对尾崎来说，中国并不是异国他乡。他生下来不久便到了父亲赴任的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中、小学时代。他印象中的河川，他记忆中的山岭，以及风俗、习惯，所有这些都是植根于台湾风土之上的。到上海后，对于在台湾度过了青少